

1

接近三十一歲生日前，我中了熱衰竭，在房裡躺了兩天，床邊都是瓶瓶罐罐的電解質飲料和補品。病剛好，我卻緊張了起來。我覺得自己改變了。熱衰竭彷彿是一種淨身的儀式，我像被魔法的火洗浴了全身，在那燥熱難耐長達兩天的儀式裡，我被迫回顧自己的三十年生命，做了好多夢，喝了好多水，床上有冬被，有夏被，我的身體歷經三十次的春夏秋冬。

真渴。

熱衰竭前，我在豔陽日裡的西部海岸。

默林濕地的範圍擴大了，地層陷落的區域也還在擴大。記得我剛到這片濕地時，被它的景象衝擊。乾燥的荒漠。草是翠綠的，土確同沙漠般脆黃，土壤裂痕如氾濫的溪水炸裂開來，我好像從萬里高空鳥瞰大地，裂縫伸展如流域，那些河道卻是蒸發無水的。

一不小心，太過專注，竟然就像站立在熱氣球中頭暈目眩起來。雙足踩上幾條乾枯的旱溪時，它們就像著魔似地口渴要爬上我的腳來。風從海的方向吹來，沒有一點濕度，我突然地口渴，渴到我吧水壺裡盛滿的水喝個精光，一滴不剩。

默林濕地表面上只是個臨海淺灘，卻正是因為這樣的外表，讓人忽視它險惡的本質。這塊濕地形貌變化萬千，荒漠只是它其中的一個表情。位於海洋和陸地的濕地並不溫柔，就如同它的土壤並不永遠潮濕柔軟。它可以氾濫成災，讓土泥成水，也可以荒燥如火星，泥壤如石板。下一刻，日月遷引，潮水湧入，又是新的面容。

這塊濕地有太多讓我懷念的記憶。

我現在才感覺到，歲月湖那片森林墓地，歲月真的是靜止不前的，我們都還在歲月湖的深處，沉醉在那年冬天猛烈地季風之中。

小以色列的沙灘上應該還遺留著來不及清走的酒瓶。如果把酒瓶靠在耳朵邊，或許我還能聽見那晚，那可以望見星月的夜晚我們說的故事，唱的歌，跳的舞。

而默林對岸的沙島，廟宇在清晨時被晨光染上一層淺紅，它如在海上漂浮一般，慈藹的菩薩牽著媽祖，搭上這艘漸行漸遠的船隻出航遠行。在那早晨，人們會不禁以為已經要日落。

我騎著機車，快靠近窩子崙漁港時，一股腥臭傳來。機車顛簸震動，我正騎著機車輾過一隻又一隻的死鳥。死鳥蔓延了幾公尺，我加速騎過，整條公路上只有我，還有隨之而來，遠方逐漸逼近的雷雨胞。那朵雨胞拖著鯨魚般的藍色身軀，轟隆的呼吸聲響撼動整條公路。

雨始終沒有落下來。

我想起了曾在默林付出和生活的一個朋友，她從異地漂泊過來，卻又被迫

漂流遠離。

她是王沛汝，我高中時就認識的朋友，同校同學。她小時候迷過恐龍，最喜歡的就是異特龍。沛汝很自豪自己能分辨異特龍和暴龍之間的差異，前者是侏儸紀，後者屬白堊紀。她覺得異特龍給她一種熟悉的感覺，不如暴龍邪裡邪氣的形象，多了點不被世人理解的荒涼，科博館的異特龍模型給她的就是那樣的感覺。

她最喜歡異特龍，也是因為她還十歲不到時，伯伯曾經為她從美國猶他州帶回來異特龍的「許願骨」模型。許願骨很像人類的鎖骨，呈現更深的Y字如彈弓，根據模型包裝上她唯一看得懂的文字，那似懂非懂的日文漢字，有了這許願骨，就能獲得異特龍的能力。

除了沛汝，還有一個叫做呂亞黛的女孩。

我記得我們三個人第一次見面，就是在我們都還在讀高中的時候。我們約在玉門路的咖啡館，因為那天沛汝的家裡出了件大事。

「是真的很神奇的大事。」呂亞黛在咖啡館中強調。

這件大事確實說來神奇。

沛汝的母親是小學的閱讀媽媽，每天早上都會去小學的教室讀故事給學生聽。當她正在朗讀虎姑婆的時候，有個小女孩忽然就哭了起來，原來是她不小心大便在裙子裡了。

她立刻就在教室裡打電話給小女孩那正在上班的母親。小女孩的母親也很快就趕來教室帶女兒去換洗裙子。小女孩的母親覺得十分不好意思，所以隨手帶了便利商店買的紙盒紅茶給沛汝的母親。

沛汝的母親接著繼續朗讀虎姑婆，一邊朗讀，一邊用手撕開紙盒紅茶。好不容易撕開後，她立刻就被紙盒裡的斷指給嚇得差點大叫出來。虎姑婆的故事成真，為了不驚動小朋友，她故作淡定，將有斷指的飲料盒子放在講桌上，硬著頭皮把虎姑婆的故事說完。「姑婆，你在吃什麼呢？」姐姐問姑婆。「姑婆在吃花生米呀。」姑婆的嘴巴傳來喀滋喀滋的聲響。「姑婆騙人，那不是吃花生米的聲音。」姑婆嘴裡喀滋喀滋的咀嚼聲想越聽越令人毛骨悚然。「姑婆肚子餓壞了，所以在吃雞爪凍呀。來，肚子餓了就陪姑婆吃一點吧！」姑婆從碗裡遞出一根小指頭，姐姐立刻看出來那是弟弟的小指頭……。

沛汝的母親在晨讀時間結束後，就氣沖沖打電話到飲料所屬的食品公司。

大事就發生了，受害客戶不只一人，生產線停工檢查，食品公司派人慰問且主動賠償母親一百萬元新台幣。

「我爸媽最近才剛把工廠遷到內湖要擴大投資。一百萬元也不無小補吧。」沛汝說。

「對投資來說，一百萬只是塞牙縫。」亞黛不以為然地說，「沛汝你趕快告訴他重點！」

「所以你要搬到台北了嗎？」我問沛汝。

「因為有一百萬了，所以家裡要幫沛汝買車。」亞黛代替她回答，「買車！」

「只要我上大學就可以去上駕訓班了。」沛汝說，我感覺她的笑容有難以抑制的興奮，她接著說：「我媽說這都是菩薩的庇佑。」

我倒是覺得這「大事」有些驚悚。有人斷了手指卻無人關心。菩薩斷了某個工廠作業員的手指，原來是為了滿足某種小清新般的幸福。這時我看見亞黛「登出」的神情。

她在聽到菩薩之後，就發呆看往別處，嘴巴輕咬著咖啡的吸管。沛汝也注意到呂亞黛，所以轉移話題：「要不要讓他看我們上次去野餐的照片，那隻很大隻的肥兔兔。」

「喔，」呂亞黛回神過來，「好呀，你知道嗎，我們上次去都會公園野餐的時候，旁邊有一隻好大好肥的兔兔，我都以為那是一隻貓咪了。」她打開手機，找照片給我看。

後來回想起這件事情，我才想起亞黛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菩薩對她來說不但沒有意義，可能還是邪靈的象徵。

「你有沒有女朋友？」呂亞黛問我。

沛汝也看著我，但我迴避了她的眼睛，盯著亞黛，很誠實也很無奈地說「沒有。」

「會這樣問，」她輕輕微笑，「是因為我以為你們兩個……」

「怎麼可能，」沛汝用面紙擦拭唇邊，「你又不是不曉得。」她對呂亞黛說。

「沛汝人很好喔，上次教她烤巧克力豆餅乾，她居然烤得比我的出色呢。」

「他有喜歡的人了啦。」沛汝盯著咖啡杯。

「誰？我哪有。」我試著反駁。

「亞黛，你什麼時候要出國？」她無視我的反駁。

「出國？對耶，好險你有提醒我喔，我都還沒開始想我的行李呢。」

「她要跟教會去泰北的小學服務。」

「我很喜歡小孩子喔。」呂亞黛說，「他們就像是天使。」

「要不要讓他看去年復活節你畫的天使彩蛋？」沛汝提議。

「你說那個被我塗得很像大公雞的天使嗎？那很醜耶。」她開始翻找手機裡的相簿。就這樣，那天我們在咖啡館都在看照片。我也看了她去偏鄉、國外服事的照片。陽光的女孩，皮膚白皙，教會的棒球帽和明亮上衣讓她看起來是如此善良甜美。

晚餐我們到中工三路吃韓國菜。晚餐前，對著一桌泡菜和海草，呂亞黛靜靜地禱告。沛汝也跟著一起禱告。我仔細地端詳她們的臉龐。她們都有著堅毅的靈魂，對世界有著無比的寬容和信心，呂亞黛嘴裡細碎的禱語像風那般輕盈，這時整個世界都好像張開雙臂期盼她們，期盼著她們回以無限擁抱，擁抱

這寬闊大千的世界。

「生日快樂。」沛汝忽然拿出一包禮物說道。

「我生日還有一個禮拜。」我提醒她，接過禮物。

「就，忍不住想先給你。」

「是什麼？拆開來看看。」呂亞戴也湊了過來。

我把包裝紙撕開，是三本白色的素描紙。

「我知道你喜歡畫地圖。」沛汝說。

她說的沒錯。我很喜歡畫地圖。畫地圖讓我專心，讓我感覺到自己的存在，畫地圖能讓我在大海中定錨。

「這是最想要的東西，而且有三本！」

「你第一張地圖想畫什麼？」沛汝問我。

「季風圖加降水圖。」

沛汝噗哧笑出來。

「笑屁！」

「聽起來很書呆子，」她對我比了個讚，「很棒。」

我是真的很喜歡地理，獲選參加過國際地理奧林匹亞，是標準的 *geography nerd*。但是中學的地理學無法回應我的問題：要採取什麼方法才能讓人類的苦難消失？

地理課本只告訴我現象。已開發國家以知識產業為主，研發中心和企業總部都在這些區域，重視人權和健康。開發中國家被已開發國家支配，提供廉價勞力和產生污染的工廠。貧富差距和全球化被地理知識合法化，沒有辯駁的空間。

這個問題始終懸置在我心中，我總想做點什麼，總想改變點什麼。這些疑惑常常轉變為憤怒。但我知道這樣的情緒必須被處理，我真的必須貢獻點什麼給社會，那時候來了個機會。

亞黛還有個姐姐，叫做呂蒂亞。那年夏秋交際，來了個非常劇烈的颱風，東海岸災情慘重。蒂亞和亞黛組了個教會青年工作隊要在寒假時前往都蘭為當地的兒童辦免費冬令營。沛汝把這件事情告訴我，要我一塊號召學校裡關心社會的同學到東部協助冬令營。

首先是募款和募捐發票，然後形成組織。

「改變世界不困難，我們高中生最不缺的就是熱血。」沛汝在校園裡到處宣傳。整個冬令營期間，我們都睡在小學教室。夜裡的東海岸也很冷，我們連續好幾天都沒洗澡，最多就是用校舍的洗手台洗臉。

黑哥就是在當時加入我們的。他當時是籃球隊隊長，把整個校隊一起帶去都蘭。於是冬令營的課程就多了籃球活動的項目。

冬令營的上午籃球課程結束，滿身是汗的黑哥打著赤膊要我陪他去散步。我們走在洛神花田的產業道路，近午的暖風迎面送來。

「你跟沛汝在交往嗎？」他問我。

「我是 gay。」我直接告訴他。

「那就好。難怪你人那麼好。」他說，「所以沛汝沒有男朋友。」他開心地笑著，充滿自信和活力。「我們可以一起對世界做點什麼。」他說，「你這種朋友不容易找。」

改變世界對當時的我們來說一點也不困難。我們最不缺少的就是沸騰的熱血。

所有的青年革命故事似乎早已經給了我們重要的啟示。透過組織運動，社會很容易改變，如同人也很容易改變。所以我們在革命故事裡聽聞過誘惑，聽聞過放縱，聽聞過背叛。根本沒有什麼是不能改變的。但有許多東西一旦被改變了，就再也不能回去。

就像幾年過後，我們已經不再是舉辦冬令營的熱血高中生。2014 年台灣發生三月學運，在那之後政治改變了，我們也真的都不一樣了。模糊的北京更加模糊。模糊的資本主義更加模糊。人說過了大學時代就不要談左翼理想。所以我們後來也不談了。除了沛汝，我知道她還在革命的道路上。

這一切的動員都很和那一次的冬令營有關。

沛汝和黑哥的話縈繞在我耳邊。

「我們最不缺的就是熱血。」

「我們可以一起對世界做點什麼。」

還有在洛神花田外，他說，你這種朋友不容易找。

2

神靈總以各種形式回應人類的需求，也以各種形式迴避。供品、貢獻有時徒勞無功。我一直都記得，我和父親把媽媽給送入地獄。和尚說母親必然是去了西方極樂世界，但我心裡很清楚，她是被送到了地獄去。

我那不孕的母親曾經到處求神問子，後來聽了我叔叔的建議，去拜了觀世音菩薩，於是我誕生在九零年代某個夏末的台中醫院。母親說，我是在菩薩的庇護下誕生，因此把我命名為「植鈞」，意味托了神明的祝福，我得以獲得養育和栽培。

「植鈞！」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那刻，母親的聲音從我的耳邊響起，伴隨一陣又一陣天崩地裂的搖晃。那一晃，把她給晃死了。她那天晚上並不在家，但我很確定，地震發生那一刻，我聽見她對我的呼喚。

母親被送到人滿為患的台中醫院，急救後一度恢復心跳，昏迷指數只有三，昏迷三天腦死宣告不治。那三天我日日夜夜和菩薩禱告。我承諾母親能活，我就永遠茹素，我承諾成為孝順的乖兒子，即使母親重殘我也願意照料她一輩子。母親的屍體呈黑紫色，旁邊站著嚴肅的老和尚。老和尚對我說，現在

母親還聽得到聲音，所以要不斷地為她誦經。下一輩子，我們還有緣分。於是我認真地為她誦經，希望她平安抵達西方極樂世界。

可能，她根本就去不了極樂世界。恐怕是進了地獄。

我和父親都以為她是去台北看我的舅媽，結果原來是去和情夫會面，然後一起被樓板壓在浴室，那情夫聽說是當場死亡。他們後來都進了地獄，如台中城隍廟牆上彩色的壁畫，他們兩人赤裸地死亡，也在地獄赤裸地被刀割火烤。我常幻想，城隍廟裡的烏龜兇猛起來，包圍母親紫米色的屍骸，把她拖下煉獄。

台中倒了好多大樓，學校放了假，而我一人放了更久的假，母親的喪假，都忘了放了多久，超過半學期嗎？父親從此變得暴戾消沉，他放了更久更久的假，他還是去他的攝影工作室上班，卻心不在焉，差點要把工作室給收掉。他說我媽是去了地獄，就是因為媽媽不聽爸爸的話才要去地獄，如果我也不聽爸爸的話，我以後也會進地獄。他的脾氣變得失控，白天睡覺傍晚才去工作室，接近天亮時回家。父親的腳步聲、汗味、酒精和香菸使凌晨的家變得格外恐怖，比那地震的深夜還要可怖。

雖然我們知道母親去了地獄，但有時我感覺我們才真正身處地獄。

我想我當時根本還來不及思考母親到底發生什麼事，就必須立即面對突來的黑暗時代。他開始對我施暴。在我那年紀看來「家庭暴力」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只要小孩不乖，或只要大人單純生氣，小孩所遭受的責罵毆打都是很自然的事。所謂「玉不琢不成器」，小學的國語教材都這樣說了。

我從愛他，怕他，到恨他，到了現在我已經對他沒有任何特殊的情緒，調色盤的顏料胡亂混和過後的顏色大約就是這樣乏味，愛，恨，不同程度的愛，不同程度的恨，質疑，他不過就是個男人。他五十多歲，我二十多歲，我們只是兩個男人。

父親本來要去台中車站，走過綠川時，一輛右轉的機車未禮讓，直接撞倒他並且肇事逃逸。父親說那騎士是個老人的樣子，深色西裝，扶起機車便加速離開。他說那老人臉孔模糊，像是停屍間剛逃出來的死人，更像是亡魂，總之他覺得不是活人。

聽急診室外頭的一位熱心的義工說，是兩個菲律賓人攙扶父親到千越大樓的街邊，之後父親人就在台中醫院裡。

夜裡，我在父親的病床前面醒來。過了一會我才逐漸意識到自己躺在地上，隔壁的老伯兩隻眼睛在黑暗中望著我，老人無法說話，兩隻空洞的眼睛同點滴管線的金屬在夜半病房細微的燈光裡發出陰冷的光芒。像一隻老貓，一隻窩在圍牆上邊俯視街頭，體弱多病世故敏感的老貓。

我爬回自己的床，使盡辦法不發出任何聲響，在訪客專用的折疊床上坐下來，並把棉被疊好。睡意已失，並不打算回籠覺。半夜四點。空調很弱，汗流浹背，汗濕透灰色棉T。今天的新聞說這又是另一個史上最熱的十月天。十月

底都還有三十度高溫的機會，到十一月底都還可能。走往浴室途經堆疊報紙的小桌，貓眼老伯好像又看了我一眼，但老伯其實已經闔上眼睛。浴室地板乾燥，和醫院建築其它內部同樣潔淨，鏡子前我脫下棉T，和空氣接觸到後的肌膚起了些雞皮疙瘩。乳頭周圍尤其明顯，突起的小疙瘩物體爬遍我的胸膛和手臂。

幾小時前我就在這裡幫父親洗浴，溫水流過我的腳趾間，濕潤的毛巾擠出男人身體的暖熱酸味。我感覺到父親是另一個我，另一個我自己，數十年後的我，屆時也年過半百的我。「幫我。」父親的聲音好輕，我聽不清楚，覺得是腦袋中自己的聲音：幫我……我幫他以濕潤的毛巾擦拭身體，下顎的鬍渣，鼻角，眼角的污垢，嘴角，凸起的喉部。毛巾刻意避開胸膛凸起乳頭。沖洗了毛巾，擰乾。看著鏡中裸身的自己與自己的父親，我勃起了。鏡中的父親閉上眼睛，水霧逐漸在鏡面與鏡中的浴室增長。這次的車禍讓父親斷了右腿，也在他胸前留下接近心型的血瘀。也不全然是心型，心的兩翅並不相等，右瓣比較厚實，顏色更深。毛巾碰到那部分靛藍的肌膚時，力道必須更輕，更柔。不免必須觸碰到他的乳首。他呻吟，我要他忍耐，雄性低沉的苦痛的嗓音，我們的聲音在病房的浴室裡彼此唱和，激盪出來的渾厚聲線接近男人愛撫男人接近高潮時的共鳴，只存在於男人與男人之間的嗚嗚。

澡後父親躺在病床上蹙眉咳嗽時，我覺得一陣噁心想吐，嫌憎這個病懨懨的老男人。是夜胡亂地做了一堆沒有意義、沒有線性、沒有畫面的夢。這種莫名其妙的夢偶爾發生，而且往往在人醒後一點殘餘也沒有，只有夢中情緒延伸的餘韻，讓人想不斷回想回味，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窘境。這時候我會開始回憶過往所做過的特殊的夢，企圖拼湊那沒有意義、沒有線性也沒有畫面，只遺留情緒餘韻的夢。

成年以前我常夢到白雪地裡一棵焦黑的菩提樹，佛陀被殺死在樹下，卻如青銅像般莊嚴，然後我便從不明的顫慄中驚醒。而有些夢，例如我稍早在台中醫院所做的夢，是完全的空白，彷彿可以感受到什麼，或真的感受到夢境所帶來的震撼，卻不明所以。

早晨我獨自離開台中醫院去散步，剛走到平等街就已經汗流浹背，找了間手搖飲料。當我散步回州廳附近時，再企圖回想那些不可能再憶起的夢時，沛汝傳來了訊息。

沛汝在台西默林的抗議現場，理所當然，她就是默林長大的。她貼來的是——一則又一則的新聞報導，這次的抗爭比前幾次更激烈。林默娘大道公聽會被群眾佔領下來，反對修路的字幅貼掛在默林社區活動中心外。現場有副縣長等政府官員，警方很快就開始將抗議人士拖出去，而原本預計上午十點的開路公聽會也被迫暫停。計畫中的林默娘大道將以現在默林宮廟埕前的小巷為起點，打通默林和窩子崙兩個往來不便的村莊，並直通西濱公路。而處在這兩個村莊之間的，是一塊又一塊地層下陷、已經被海水吞噬的廢棄魚塢，現在已是有人

士眼裡礙眼的潮濕荒野，逢漲潮即是一片令人頭疼的危險汪洋。

沛汝頭戴黃色抗議布條，手拿大聲公的畫面映入眼簾。她喜歡偏短俐落的髮型。大學時期，她可以只穿系服或大學毛衣配塑膠拖鞋就出門，但也能看見她化妝、穿裙子搭高跟鞋的時候。她自稱百分之八七的女同性戀，自覺這樣的性傾向比例讓她不僅更懂女人的敏感帶，也更懂女人的性別處境。別人則都說她是娘T，而且真是卯起勁來連鐵T都要輸給她的娘T。

以前她就被高中同學視為偏激分子。油畫課拿來畫政治諷諭漫畫，國文作文寫來評論時政，公民課當然超積極，即便讀了第三類組卻還是常跑我們社會組的教室。高一歷史報告她特愛寫民國女權運動和白色恐怖，更曾闖入科任教師辦公室找社會科老師理論。進了大學，她讓她的偏激性格更加「專業化」，她是典型學霸，讀中興園藝，所謂知識就是力量，讀農業救世界太慢，她還要大量啃食各家左翼學說，如大力水手卜派吃菠菜，而且是認真啃進去吞到心裡最身處，靈魂大改造，吞到她那專業化的偏激能讓她後來常常去批判東海社科院的同學。批判他人「假左」她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鋒。

這樣的人，當然也有八七趴黃金比例的缺點，而且有些缺點，往往是最傷人的缺點。

我已經告訴過沛汝，至少八七次，我畢業後都在黑哥的補習班上班，還在存錢準備考研究所，但至今她都還以為我已經在讀研究所。她不太在乎旁人的生活吧。久而久之，我早已經習慣她的突然消失，她對我生活細節的毫不在乎。水瓶座的人，也許她真的很在乎你，但表現出來的常常不是那一回事，真是拿她沒辦法。我也已經告訴沛汝，我在台中醫院照顧我爸，但她大概太忙於抗爭活動的組織，訊息裡還是問道：「你在哪裡？在忙嗎？」

「我在台中醫院啊。」訊息傳過去後，有數個小時的時間她都未讀。

回想起來，《大力水手卜派》是那般美國風的卡通。水手、惡棍、肌肉，等待英雄的弱女子、保護弱女子的英雄。當英雄是如此艱難，必須勇敢，必須堅強，弱肌男魯蛇成為溫拿是多麼美國式的動人勵志故事。美國是真的繼承了歐洲騎士精神傳統，特別是英雄救美，再融合勇猛的牛仔文化，刺激小男孩成為大男人。我好像已經聽見沛汝的評論：

「不就是個壯陽藥自慰卡通。卜派那不懂幽默的歐吉桑只是個死異男。」

沛汝不曉得的是，她自己也吃了好多菠菜，才敢上戰場與惡棍搏鬥。

所有的故事，管它是電影、卡通、連續劇，都在找尋完美的人類原型。這種人類原型是我們投射自我的對象。即便他們多麼不完美，他們永遠都只屬於完美，而他們是故事的靈魂，我們因此永遠著迷於故事。

對真實的人類來說，再多的菠菜，終究敵不過年老。卜派的配音員其實就是 Robin Williams。剛過六十，就有好多疾病纏身，失智、憂鬱紛紛找上他，割腕不成，直接上吊。

老人也要割腕，其實滿讓人詫異的，因為那真的很難死掉。割腕如青春

痘，是多少人的青春印記，是多少人必須經歷的割禮。擠完痘痘就是要割手臂。

高中的星期五午餐時間，我和沛汝都會在輔導室吃飯，諮商師固定星期五來學校。我的看診時間下午第一節課，她是第二節。輔導室的陳主任是個正在讀心理學博士的中年女士，身上都會帶一罐東南亞華僑常用的藥油，午餐前輪流讓我們塗抹在手腕的傷口上。偶爾某個英文老師也會一起來午餐，她的看診時間在早上，午餐順便改我們的作文。她常被蚊子咬，藥油也拿來敷抹她的手腳。

當時的我們只是不敢走出櫃子罷了。同性戀對那時的我們來說根本是絕症，直接人生全毀唯一死刑，只要有藥物能夠治療，我們都願意嘗試。輔導室後來辦了性別工作坊和講座，好像開啟了沛汝的某個開關，她開始積極生活和準備考試，成績進步神速，同學們對她更是害怕了，她不但是個出櫃的雙性戀，還組了和考大學毫不相干的性別讀書會。她的自我修復能力令我佩服。她可以被視為女巫、女鬼、妖魔鬼怪，卻也真的鼓勵了我。可見我們是多麼需要菠菜。

畢竟，我們都不直。

所以沛汝都叫我Y君或是Y，在簡訊裡，在學校都是如此。

Y君，雞排借咬一口。

Y，作文你寫完了嗎？

你看我的異特龍許願骨，也是Y字型，以後看到你我都可以許願！

「Y，有事我們一起面對，你並不孤獨。」有次放學她對我這麼說。

下午，天將暗，我離開台中醫院準備去補習班上班，沛汝捎來的訊息叮叮作響，但我在騎機車，沒法接。

沒完沒了，手機繼續叮叮響，我把機車停靠路邊，果然是沛汝的訊息，問題似乎有些嚴重。

十幾串的訊息。

「你在哪裡？」

「海邊。」

接著是電話打過來，沛汝在哭，她只有自己一個人，被警車從默林的抗議現場載走，然後被放生不知道是哪裡的海堤。天黑了，其他人都不知道在哪。「他們太過份了！我們被分散了！」

「沛汝，你有辦法找到回去的路嗎？」

「有，我看到釣客了。我問他們。」

「太危險了！」

她還在哭，說，Y君沒事的，釣客人還不錯，會騎車載她回默林。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我覺得有事就是要一起面對。我跟黑哥告假一天，騎著機車，前往兩個鐘頭車程遠的默林。

我的慾望機車。十八歲時買的 Yamaha。那年看了黑白電影《慾望街車》，迷上粗野性感的波蘭男人 Stanley。飾演他的演員 Marlon Brando 本來就很風流，男女通吃，私生子女一大票。我也為我的地圖畫冊的封面寫上的「慾望機車」，慾望機車的背景是我畫的台灣地圖。這張封面後來就跟著我一輩子，我所有的地圖畫冊都會換上它當作封面。

Marlon Brando。可以轉歪的臭直男，帥一點，就是男神。

多少男孩以為騎了機車就是男神，我也不例外。但其實很狼狽。

過了濁水溪，我先到斗六吃了晚餐繼續西行上路。經過一間寫著黃色招牌的全國零件工廠，過兩個路口，就會聞到海水的濕鹹氣味，看見窩子寮漁港的燈塔，這就是默林了。順著默林宮外的廟埕騎進主要的巷子，就能看見沛汝家門牌 16 號的二層樓舊屋子，燈火全亮，有人聲，還有前院種了花花草草。我的身上還有醫院的藥水味，加上路上車塵頭髮被安全帽壓得又油又塌，好不狼狽。

沛汝開了門，「你怎麼過來的？」

「慾望機車。」

「又來！瘋了嗎？為什麼你每次都要騎機車？騎機車不是很危險嗎？」她像在對空氣說話，眼睛根本沒看著我，要我先去客廳坐著，他們一群人正在飯廳開會，聲音嘈雜。

「……營隊最好辦在過年前，沛汝？」裡面有人在呼喚她。

「你今天必須和別人睡同個房間，可以嗎？」沛汝問我，我說沒差，「我還沒時間整理二樓。」她立刻走回飯廳去，接著又走了出來，「她又要去哪……」，她看了看我，把飯廳的門關上，噪音消失。

「陪我出去抽根菸。」她說。

我們走到屋外，她感覺起來有些緊繃，我輕拍她的肩膀，她點了第一支菸，「你騎機車過來？」

我沒回答她，只是跟在她身後。

「你已經老了，還騎機車自以為熱血青年喔。我剛剛跟大麥吵了一下，路線不對。總不能每次都開路線會議，搞運動這麼久他好像從來沒有搞懂怎麼搞組織。訪調的計畫也是有問題，他平常都在台北根本也就不懂雲林，然後他就說我也才剛從台中來默林沒有多久，憑什麼比他懂更多……。」她說著說著，我們已經在默林宮外，「基地的廁所滿了大家就來這裡尿尿。」基地指的就是她在默林買下的房子，她大學時就找人一起合租下來，畢業後在父母的支持下買下來。她的爸媽對她的行動還算支持，也都很照顧蒂亞。沛汝把這房子變成社運基地，一樓除了廚房、飯廳和客廳，還有間大套房，現在則是她和蒂亞的房間。二樓有間雙陽台的房間，還有兩間和室，已經租給別人。默林宮傍晚會出現老人聚集，坐在輪椅上被看護推著，三三兩兩並不多，但也夠熱鬧了。默林宮前沒有廟埕，只是條稍微寬闊一點卻連路名也沒有的柏油路。

「蒂亞今天回台中了。」她說。「她開我的車。」

「我必須說，你讓她擔心了。」我大概猜得出來蒂亞回台中的原因，除了父母壓力，她愛沛汝愛到不願她受到傷害，受不了她老把自己放在危險之中，例如今天抗爭火爆，她就認為沛汝不應該讓自己置身其中。但沛汝是領導人。

「她到現在都還沒打給我。Line 也沒讀。」她邊說邊掉淚。「然後今天又發生一堆鳥事。」

我輕握她的手，又濕又黏。

「什麼林默娘大道，我還幹恁娘大道咧。」她對默林宮比了中指。這我也可以理解，默林媽畢竟同意了這條大馬路的修築。「我是不是放棄就好？」她喃喃問道。

「那他們怎麼辦？」

「交接出去給他們了吧，基地也只有我和呂蒂亞是住在這裡。就連在這種鳥生一堆蛋，狗拉一堆屎的鄉下，我都選不上里長，當不好總籌，連女朋友都不要我，我明天想想要怎麼交接。幹，想交也交不出去啊。」

默林宮不過只是個水泥樓房，主建築的屋頂是紅色鐵皮，剪粘亂七八糟，牆面和廁所用的桃紅色馬賽克磚差不多，而且沒有貼整齊。「好想站著尿尿喔。」她對著牆面說。

默林宮那片桃紅色的馬賽克磚牆，在被我撫觸的時候，掉了一塊下來，碎裂成渣。我有了個奇妙而難以言喻的感覺。就是在這天夜裡我遇見了他。

那天晚上，他們沒有繼續開會，大家都回去睡了。沛汝要我去睡三樓的房間，但已經租給一個美國人。整個三樓也只剩下他的房間可以住人，另外兩間和室還未清掃整理。他的房間在最底部，雙陽台，不需要冷氣，夏天的夜裡還會涼到需要蓋被子。

當我洗完澡，走進房間時，這個叫馬兒鐵的人正躺在沙發椅上畫圖。牆上掛了一幅世界地圖。那是我們的初識，我對他來說只是個過客，他對我來說亦然。但那份感覺特殊，我覺得自己和這個人有著奇異的連結，彷彿他是另一個我，另一個種族的我，但卻是個對世界更有包容力的我。

沛汝有次跟我提及馬兒鐵，說這個人很樂於助人，剛到默林就跑去跟著志工掃地。有個老阿公喊痛等不及救護車，是他抱著老人跑到診所，所幸只是胃脹氣。但她還是會刁難他，畢竟所有的美國人都好像是沛汝的敵人。例如沛汝就不爽他總是站著尿尿，她覺得這是一種不體貼屋裡有女人的行為。

「你叫什麼名字？」馬兒鐵先對我打了招呼。

「叫我Y，英文字母的Y。」

「我是說，你的真名，可以寫給我看嗎？」於是我寫在他的圖畫本上，葉植鈞。他也把名字寫在圖畫本上，馬兒鐵，Thaddeus。

「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個媽祖？」他忽然問我。他是典型的美國白人，卻操著沒有口音的台灣國語。

「只有一個。」我說。因為林默娘只有一個。

「沛汝今天跟我說，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媽祖，就有多少苦難的女人。」他坐起身，棕色的雙眼盯著他手中的圖畫筆記，上面畫了裸女神像。他穿著灰色的短袖襯衫，上面幾個鈕扣未扣上，有些明顯的刀疤隱隱約約在那。

「這裡鬧過鬼，你知道嗎？」他問我。

「這個房子？」

「不是這個房子，是這個村子。」

我搖頭。沛汝從未跟我說過默林鬧鬼的事情。

「早點睡，我早上帶你去看。」他坐在沙發床上，直接把床讓給我。床上還有他的氣味，那種男人床上才會有的氣味。馬兒鐵戴起耳機，開始打坐。美國人比起亞洲人更愛冥想打坐，這是馬兒鐵入睡前的儀式。不知道為什麼，他打坐時那呼吸平穩的節奏如安眠藥，讓我不知不覺睡著，夜裡我睡得好沉，天剛亮，他把早餐端了進來。他用雞蛋和麵粉煎了麵餅配豆漿。

麵餅用簡單的醬油膏調味，就很入味了。馬兒鐵身高一百九十多，影子在房內造成一片暈影，他打著赤膊，脖子和肩膀被汗水浸得光亮。電風扇微微吹著，早晨的海村，竟一點風，一點雲也沒有，任由炙熱的陽光烘烤著。

他對我微笑。我喝了口豆漿。窗外傳來了機車引擎聲，但不像台中那樣是一連串紛雜的機車聲，而是單獨的、細碎的，能夠聽見它發動，啟程，聲音由強漸弱，知道它已經奔馳遠方。村子又會恢復原本的寂靜。更細碎的鳥鳴。沒有風，沒有雲。忽然來了一陣風，會引起睡意。再來一片雲，已經是小盹之後的景色。馬兒鐵的頭髮是棕色的，短而捲曲，他靠著窗口的椅子喝豆漿，雖然沒穿上衣，但還是穿了卡其短褲還有白色長襪，手機開著撥放西班牙語情歌。

「退潮時間到了。」馬兒鐵說。

他說，村子裡傳言有鬧鬼的地方，在退潮的時間才能看清楚，就在默林的海邊，從默林宮出發，兩三分鐘就能抵達。我們必須穿過一片用以固沙的防風林。這片木麻黃森林歷史悠久，且不斷種植延伸，遍布默林的海岸，平均高度都超過十公尺，靜得出奇，真的聽不見海洋的聲音，這就是默林之所以為默林的原因。在森林裡，我們的聲音也變都變得稀薄了，陽光偶爾透照進來，落下來的是泡沫般的光影，能聽得見的聲音是我們踩過的樹枝。有些倒塌的樹幹和枝桠橫躺林地，必須徒手折斷才能通行。森林的林相單一，只有木麻黃，林地就是林地，沒有野草，沒有難走的灌木叢，砂質的土壤乾乾淨淨，在這裡取材生火、紮營想必非常容易。

馬兒鐵帶頭，熟練地在林間走踏。他哼著西班牙語歌曲，撿起碎石頭丟向遠方空地，撞擊後悶沉的音波從地面傳送過來。他的歌聲，他的腳步聲也一樣，可以從地面感覺得到。我已經感覺出來，他是一個十分熱帶性格的男人。

熱帶性格的男人有一種午後慵懶的憂鬱天性。這些男人的憂鬱源於自身的過度敏感，但他們不做過多的告白，沒有太多發自內心的傾訴。如果他們傾訴，他們必定是用不平凡的方式傳達，用音樂傳達，用詩歌，用他們的身體，用眼神，而且永遠能在最對的時間點上勾引人心。

他們成為旅人，他們成為吟遊詩人，他們用腳行遍大陸，修築船隻追尋季風洋流，夜裡做如太陽般炙熱的夢，他們的夢領導他們的靈魂深入宇宙，到月亮，去火星，往光年之外。和這些男人相處，很難有純粹的快樂，因為快樂中帶有他們的憂鬱；也很難有純粹的憂鬱，畢竟他們的憂鬱中總多少帶有喜劇色彩。

至少這是我對馬兒鐵後來的認識。

再攀過海堤，就是默林濕地。

現在正逢退潮，灰黑的沙灘顯露，還能看見老舊的電線桿、田埂在其中。過去這裡也曾經是默林村落的部分，但海岸長期遭受侵蝕作用，居民也早已放棄這塊被淹沒的土地。而濕地的對角就是窩子崙燈塔，穿越濕地到那約十分鐘腳程。燈塔在夜裡不僅引導船隻，也是陸地上重要的指引地標，看到它就知道這裡是默林了。窩子崙漁港和默林只有一條靠內陸的道路通行，這也是為什麼林默娘大道要修築的原因。填海造陸，把這片濕地廢物利用，把它奪取回來。

這塊濕地對農人和商人來說當然是廢物。但它對某些生物來說非常營養。默林濕地屬於潮間沙石海灘，退潮後營養豐富的沙灘爬滿招潮蟹、沙蟹和各種貝類，吸引大批水鳥、候鳥前來。

默林濕地的空間令人迷網，水流迷亂，馬兒鐵說，人走在其中會迷失方向，很多人就再也沒有走回來過。如果從攝影和錄像來觀賞這片濕地，很難看出它有什麼獨特之處。但實際經歷其中，馬兒鐵說，我們每次造訪所看到的景象都會有所不同，每一次都是新鮮的體驗，所以默林迷人，所以默林危險。

我聽過默林濕地發生過的意外。曾經這裡有白海豚擱淺，曾經有人被不明的海流捲走，曾經也有人詭異地溺斃在這片淺灘之中。好幾年前吧，也有人來這裡殉情。

當然還有 BB，科學團隊研發來探勘生態環境的人工智慧，至今仍然失蹤於這片淺灘。必須說，我從來沒有在默林看過這個小型機器生物。

漲潮期間，海水浸滿這塊濕地。淺海的對面有塊沙洲，也只有退潮時間才會露出。沙洲上一幢紅磚破屋，馬兒鐵說，那就是所謂鬧鬼的地方，他聽居民和藝術家說，那裡面住了個女鬼。

很久以前，那紅磚破屋所在的地方是一座沙島，住著十幾戶漁村人家。有天，嫁來了一個外地女子，其丈夫不久病逝，村子開始遭受嚴重的水患，死了好多人，居民相信是妖怪作亂，而她被揭穿為海妖的化身，監禁在紅磚屋裡，活活被餓死。死後，一場更浩大的風雨鋪天蓋地而來，所有的房舍都被海水捲走，只剩下這座紅磚屋。

每年，隔壁窩子崙的媽祖廟還是會舉行燒王船的儀式。在那儀式的火光之中，時時有人目睹紅磚屋有女人會探出頭來的傳聞。

我望向那破房子。在日光和海水反映之下，只是又黑又小的，像是郵筒的不起眼物件。窗戶幾乎難以辨認，但彷彿真得隨時會冒出顆悲怨的人頭腦袋。